

明月珩
著

戏剧女神 2

Drama
Goddess

路先生表示追妻之路任重道远：送早餐，占座位，提开水，洗衣服……



表演癖终极患者 冷面冰山禁欲男神
完美大结局

雾茫茫又在作死了
一言不合就把路随甩了

可为什么路随负责
而她负责

路先生
我们俩是不是
拿错了剧本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戏剧女神

Drama
Goddess

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戏剧女神. 2 / 明月珩著. — 南京 :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2017. 3

ISBN 978-7-5399-9934-0

I. ①戏… II. ①明…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7) 第 021436 号

书 名	戏剧女神. 2
作 者	明月珩
出版 统 筹	黄小初 邹立勋
选题 策 划	飞言情工作室
责任 编 辑	胡小河 姚 丽
文字 编 辑	何 进
责任 监 制	刘 巍 江伟明
出版 发 行	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
出版社 地 址	南京市中央路 165 号, 邮编: 210009
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jswenyi.com
经 销	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
印 刷	湖南凌宇纸品有限公司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字 数	250 千字
印 张	9.5
版 次	2017 年 3 月第 1 版, 201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标 准 书 号	ISBN 978-7-5399-9934-0
定 价	29.00 元

(江苏凤凰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目 录

CONTENTS

Chapter 1	情人节的礼物	001
Chapter 2	雾茫茫绝对不行	022
Chapter 3	你们真的分手了	047
Chapter 4	他配不上你	063
Chapter 5	路随，我诅咒你	079
Chapter 6	你暗恋路随对吧	094
Chapter 7	当初是你甩了路随的	109
Chapter 8	我可以拉低档次配合你	125
Chapter 9	想你了，想见你	146
Chapter 10	起床了，小主子	167



目 录

CONTENTS

- | | |
|------------|-----|
| Chapter 11 | |
| 我也有自己的理想 | 186 |
| Chapter 12 | |
| 我只想快点好起来 | 206 |
| Chapter 13 | |
| 我最爱的先生 | 228 |
| Chapter 14 | |
| 我请的是婚假 | 248 |
| 番外 1 | |
| 第一百零一次求婚 | 265 |
| 番外 2 | |
| 路爸爸讲故事 | 274 |
| 番外 3 | |
| 甜蜜的婚后生活 | 282 |
| 番外 4 | |
| 如果时光倒流 | 292 |
| 番外 5 | |
| 雾茫茫的小剧场 | 295 |

● ● ●

清晨，雾茫茫醒过来的时候，她正趴在路随的胸膛上。

而路随的一只手从她颈下绕过轻轻搭在她的背上，两个人显得非常亲密。

雾茫茫有一种不愿意动的幸福感，心想：原来两个人睡觉这么舒服啊！

雾茫茫从小到大没跟人一起睡过，所以骤然睡一下，才发现非常舒服。

“你还不起来？”路随的手滑到雾茫茫的臀上轻轻拍了拍。

雾茫茫感觉自己的屁股跳了两下，羞涩肯定是有的，所以“哦”了一声，弓腰就要爬起来。

“哎哟！”雾茫茫忘了自己背上有伤，突然这么一拉扯，疼得大叫，“快看看我的伤口是不是裂了。”

老天保佑，可千万别裂开，不然就太容易留疤了。

路随的手微微掀开雾茫茫伤口上的纱布，没有看到血渗出来：“应该没裂，等会儿我让医生过来帮你看看。”

“可是我觉得好疼哦。”雾茫茫皱着眉头可怜兮兮地道。

路随却是无动于衷。

雾茫茫伸手拉了拉路随的睡衣：“你帮我吹一吹好不好？吹一吹就不疼了。”

“吹一吹就不疼了”这种话明显是哄小孩子的。

“路随……”雾茫茫拖长了声音开始发嗔。

大约僵持了三秒钟，路随还是低下头将雾茫茫的睡裙往上掀起，给她吹伤口。

刚才查验伤口有没有裂的时候他也是掀开过睡裙的，不过当时并没有多想，但这会儿就让人有些尴尬了。

因为今天是除夕，雾茫茫没多想地就穿了一条中国红的蕾丝小内裤。

双手抱着枕头趴在床上的雾茫茫丝毫没有这种自觉，路随往她背上吹气的时候，她的心都颤了颤，好像真的会忘掉疼痛。

就像小时候她看到别的小朋友摔跤时，他们的妈妈总会说：“妈妈给你吹一下就不疼了。”

原来真的会不疼。

雾茫茫心里有一种渴望，希望路随永远不要停止这个动作，让她从此变成雕塑都可以。

不过最后雾茫茫的美梦是被路随咬醒的。

雾茫茫愤怒地扭过头去，瞪着路随道：“能不能正经地吹！”

路随无所谓地站起身：“起床吧。”

吃早饭的时候，两个人谁也不说话。

等医生来给雾茫茫检查完伤口以后，他们就要启程去路园，也就是路家的老宅。

路家尊崇中国的传统，圣诞节大家可以在外面随便玩，但除夕这一日都要在老宅共聚。

所以雾茫茫开眼界地见到了不少大人物。

不过这些人聊的东西雾茫茫都插不上嘴，谁让她对政治毫无兴趣呢。正好借着背上有伤，路随就打发她上楼去睡觉。

路琳的手轻轻碰了碰雾茫茫的腰，刚好碰到她的伤口，疼得雾茫茫差点儿叫出来。

路琳笑道：“还真伤着了？路随这么厉害啊？”

雾茫茫很无奈地瞪了路琳一眼。

路琳跟着雾茫茫进了房间，她是不想下去，她那几个姑姑还有姐姐，一个比一个厉害，她才不想下去受审呢。

“快跟我说说路随当时的表情。”路琳显然是那种特别想看自己弟弟出丑的姐姐。

雾茫茫在说真话和说假话之间犹豫了一下，决定先保持沉默。

“你上回说路随超出常人，你都能接受他，看来你也不是凡人啊。”路琳笑着逗雾茫茫。

雾茫茫有一种被男人调戏了的感觉。

“不过男人都只顾自己乐呵，哪会管女人开心不开心，这种事儿你可别光顾着讨好路随了。”路琳用的这一招是，你不说，我总有无数话可以引着你开口。

奈何雾茫茫虽也有心向路琳讨教，可惜他们的确是什么都没有发生啊。路琳以为雾茫茫还在害羞，正要再添点儿火，结果路随就推门进来了。

“路琳，大姑姑找你。”路随道。

“姑姑找我，怎么劳你大驾上来喊我？”路琳转头冲雾茫茫挤眉弄眼。路随懒得搭理路琳，只是侧身让出通道的位置，示意路琳好走。

路琳还能不了解路随：“你在大姑姑面前说我坏话了是不是？”

路随不痛不痒地来了一句：“对付你还需要说坏话？”

路琳走过路随身边时，抛给他一个“你等着”的眼神，然后悻悻而去。

雾茫茫睁大眼睛看着路随，这是不想让路琳来烦她的意思吗？

不知道为什么，雾茫茫现在特想笑。

“你睡一会儿，我不会让人来打扰你的。”路随说完就出去了，还替雾茫茫关上了门。

雾茫茫听话地补了一觉，昨晚睡得太晚，一早又被生物钟唤醒了。

说实话，自从雾茫茫跟着路随以后，赖床的毛病直接被她给强行改掉了。

下午是女士们精致的下午茶时间，雾茫茫陪着坐了一会儿，但因背上有伤不能久坐，好在长辈们都很爱护小辈。

雾茫茫上楼给柳女士打了个电话，她的意思肯定是在雾家过年，而

柳女士和雾老板早提前一个星期就带着雾蛋蛋飞往澳洲过新年去了。

“在哪儿呢？”柳女士问雾茫茫。

“在路家。”雾茫茫没什么力气地道，以女朋友的身份在路家过年，其实雾茫茫并不那么开心。

路家的传统就越发衬得雾家没有传统。

“你们就不能在国内过几个年吗？”雾茫茫有些不满地抱怨。

年前她提出同飞澳洲的建议，直接被柳女士给拒绝了，对她摆出一副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的嘴脸。

雾茫茫当然也知道柳女士是为了自己着想，钻石王老五必须得盯紧了。

可在别人家的亲情里，似乎还是会有不满足，这就是人类啊，总是得陇望蜀。

打完电话，雾茫茫就收到了柳女士发来的红包，果断慷慨地给自己的游戏群发了一大波红包，坐实了白富美的名头。

其实她只是喜欢看他们抢到红包后开心的样子。

中途路随上来了一次监督雾茫茫吃药，顺便帮她抹药，抹的自然是整形医师的独门配方，专门祛疤的。

到晚上，雾茫茫下楼吃了年夜饭，没想到路家守岁时的娱乐活动居然也会是老掉牙的麻将。

雾茫茫叹息一声，犹记得去年过年她跟着路青青她们出去鬼混跨年，一起倒计时，然后在钟声里和陌生人接吻。

怎么感觉像上个世纪发生的一般？

一提到打麻将，雾茫茫当初的“九万女神”的故事就让路琳给顺嘴提了起来。

恰好路随陪他的几个姑姑在打麻将，一路手气都很差。

“要不然让茫茫来给你摸一张吧。”路嘉樟笑道。

大姑姑发了话，雾茫茫当然不能推，只好硬着头皮摸了一张。

摸起来是一张一条。

雾茫茫看了看路随的牌，他已经听牌了，根本不需要一条，所以顺手就打了出去。

结果其他三家全是胡一条，齐刷刷地倒牌下来。

所有人都笑了起来。

路随也在笑：“姑奶奶你还是睡觉去吧。”

雾茫茫这幸运女神的泡沫今晚终于被戳破了。

晚上路随上床的时候，雾茫茫还没睡着，主要是今天一整天都在养伤，早就睡够了。

因为是在路园，路随特别给雾茫茫面子，并没有分房睡，这让她颇有些受宠若惊。

雾茫茫朝着路随靠过去，路随也没有推开她，反而伸手搂住了她，让她能更舒服地趴在他的肩上。

这是不生气的意思？

雾茫茫对路随都快绝望了，这人连闹个别扭都如此短暂，还让不让人好好谈恋爱了？

雾茫茫憋得都快内伤了，其实她特希望路随质问她。

“你昨晚看到宁峥身边那女的了吗？听说能做朋友的人，都有共同爱好。”雾茫茫的手无意识地探入了路随的睡衣里。

“你说他是看上那女的身上的哪个发光点了？”雾茫茫有点儿好奇，顺便贬低了一下路随的交友水准。

“有可能是他口味奇特吧……”

唉，这回答，果然是路随的风格啊。

“昨天你看到我救宁峥了是不是？”雾茫茫纠结了半天，决定直接开门见山，不管路随想不想听，她都很想解释。

雾茫茫感觉到路随的肌肉僵了僵，然后听见他“嗯”了一声。

她就知道男人不可能不介意的。

于是雾茫茫特别激动地开始解释：“我当时救宁峥完全是出于侠义心肠。”她顿了顿，又说：“我得承认，主要是那个红头发女人的超短裙丑得让我有点儿同情宁峥，男人被逼到这个份儿上也不容易。不过刚才听你那么一解释，我就知道是自己狭隘了。”

路随被雾茫茫的话逗得忍不住笑了起来。

雾茫茫没说假话。

看到宁峥配那种女人，的确是会产生同情心的。

雾茫茫贴着路随轻声道：“你不要生我的气。我昨天之所以舍己为人地替宁峥挡了一刀，一是因为他是你最好的朋友，二是因为他已经伤得够重了。那一刀如果砍下去，我估计他肚子得破，所以我才把他推倒的。我对他绝对没有任何想法。”

看过太多的言情小说，雾茫茫总结出来的重要一点经验就是，有误会必须得解释，而且得及时解释。

哪怕对方一副捂耳朵“我不听我不听”的样子，你也得解释。

果然，开卷有益。

下一秒，雾茫茫就感觉路随抓住了自己的手，再轻轻地吻了吻手背。

“你昨天还在生我的气，今天怎么就不生气了？”雾茫茫有话就憋不住。

路随捏了捏雾茫茫的脸蛋：“你倒是有自知之明。”

换成任何男人肯定都会介意和生气，路随又不是圣人，当然也会介意。

只不过人和人不一样，对于路随而言，他清楚地知道雾茫茫对宁峥没什么，吃干醋这种行为对路随来说该是很低级的错误，反而会雾茫茫往外推，于人于己都不是什么有利的事情。

所以路随可以说服自己不在意，尽量去忍受雾茫茫那种冲动的鲁莽。

“如果换了是你，我肯定会更拼命的，你放心。”雾茫茫这情话说得那叫一个顺口啊。

“谢谢。我出门有保镖，从明天开始你出门的时候也得带着保镖。”

这是路随对雾茫茫深情的报答。

雾茫茫长叹一声，没敢跟路随争取自由，万一将来她被绑架用来勒索路随，再回想今日的任性，岂不是得自挂东南枝？

所以保镖就保镖吧，没事儿还可以养养眼。

“那帮我找个帅气的。”雾茫茫提出要求。

路随的回应是——对着雾茫茫的手指咬了一口。

“这不是薯条。”雾茫茫轻轻踢了踢路随。

夜太长，所以话就特别多。

在雾茫茫下滑的手再次被路随抓住时，她实在是忍不住了：“听说你讲究养生，是不是真的啊？”

“听谁说的？”路随反问。

“就是听说的嘛。”雾茫茫没有供出真我风采，主要是她跟真我风采的对话实在太难登大雅之堂了，哪里好意思说出来。

“你只要告诉我是不是真的就行了。”雾茫茫又伸手去抠路随的纽扣，路随的身体都不允许她碰，她只好去跟纽扣做斗争了。

“每个人都在养生，你不是也秉持晚上八点以后不进食的养生之道吗？”路随道。

雾茫茫听懂了，这就是在养生的意思。

“所以，那就是你的养生之道？”雾茫茫问道。

这种话既然已经问出口了，那下面的话也就不需要藏着掖着了：“或者你有心理障碍还没跨过去？”

饶是淡定如路随，此刻也没法淡定了。

但路随没想到的是雾茫茫还有更劲爆的话要说。

“路随，你真的不想要吗？”雾茫茫伸手拉住路随的手，还撒娇地摇了摇，“好不好？”

“不好。”

黑暗里传来路随的声音，雾茫茫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她抬起头：“你刚才说的是不好吗？”

“嗯。”路随应了一声。

雾茫茫扶着腰，尽量不牵动伤口地从路随身上爬起来，很不可思议地道：“路随，你不是吧？”

空气里传来路随的笑声，雾茫茫不小心瞥见了被子隆起的形状，她才知路随居然在跟她开玩笑。

雾茫茫重新卧倒在路随怀里，任由路随抓着自己的手，亲吻着指尖。

雾茫茫觉得自己特别喜欢被亲吻，会有一种温暖和亲密的感觉。

“睡吧。”路随轻轻拍了拍雾茫茫的背。

路随都睡得着，没道理她雾茫茫还睡不着对吧？

所以雾茫茫再一睁开眼睛就是次日十点了。

路随陪着他的姑姑、姐姐们去寺院上香了，雾茫茫因为背上有伤，所以被特别恩准可以偷懒一年。

大家都是忙人，除夕相聚之后就又各奔东西了。

雾茫茫的伤口此时已经结痂，并且有的地方的血痂都已经开始脱落了，却也没见路随有进一步的动作。

雾茫茫的冬日同床美梦也早在初一那天就宣告结束了，因为路随说她晚上睡着了会放屁。

这一点雾茫茫连反驳都无能，即使有摄像头，也记录不了嗅觉啊。

雾茫茫跟路随冷战了好多天，但对方根本不理她。

雾茫茫真心觉得路随并不需要女朋友，她这职位形同虚设啊。

一年之计在于春，路随的工作有点儿忙，刚开年就出了两趟差。但即使这样，他也拨冗去打了一次高尔夫，还和宁峥、沈庭那些狐朋狗友打了一回麻将。

以至于太久没见到他的雾茫茫，觉得自己都快要忘了他长啥样了。

年后，柳女士问及雾茫茫的婚事。

“路随还没向你求婚吗？”

“没有。”

听到这个回答，柳乐维的眼神让雾茫茫感觉受到了歧视，好像她很没有本事一样。

但她的本事的确也不高啊，路先生的本事最大，能大能小，能屈能伸。

“那你可得注意一点儿，路随身边今年突然冒出了个女助理。”柳女士提点道。

雾茫茫踢了踢面前的桌角：“路随要变心，难道我还能管得了？”

同柳女士喝完不愉快的下午茶之后，雾茫茫逃掉了下午约好的法语老师的课，去健身房狠狠发泄了一下精力，顺便保持自己完美的体型。

到了晚上，雾茫茫还是没忍住，上网搜了一下路随新助理的消息。

她现在是站在灯光下的人，但凡关于路随的那些八卦消息，大家都自动屏蔽了她，所以雾茫茫反而是那个最后知道路随身边发生了什么事情的人。

雾茫茫找了一下路青青这个八卦女，她果然很快就将有关路氏新女神的信息发了过来，还有这位新女神的微博号。

雾茫茫终于理解了当时董可的心理，因为她现在也注册了一个小号去关注新女神。

新女神年纪不算小了，三十岁，常春藤出身，精通八国语言。

雾茫茫很想知道这位女神的语言中枢是个什么构造，这么厉害。

看她微博上的照片，是那种高贵冷艳的美，不过雾茫茫的脑子有自动“去美图秀秀”的功能，所以只给新女神的颜值打了六十分。

刚及格吧，但胜在会化妆会打扮，所以才能跟女神沾上边。

雾茫茫搜八卦的时候听见敲门声，看了看时间，这个点肯定是路随回来了。

她懒得搭理，反正路随会自己推门进来的。

“怎么这么晚了还不睡？”

雾茫茫趴在床上，双腿屈起在空中交叉晃悠，听见路随问话，转头应道：“这就睡了。”

“安妮说你今天没去上法语课，怎么了？”路随走过去，坐在雾茫茫的床畔。

雾茫茫心想：我都在考虑分手了，还学个屁的法语啊。

明天就是二月十四日了，也就是雾茫茫给路随定的最后期限，要是路随再没有任何表示，她也就下定决心要跟他分手了。

是的，她总不能总跟路随这么耗着，要么就正正经经求婚，正正经经在一起，要么就各玩各的，早点分开。

“心情不好，不想上。”雾茫茫道。

路随摸了摸雾茫茫的头：“三月我带你去法国玩好不好？”

“三月要参加研究生面试。”雾茫茫将枕头抱在胸口，无情地拒绝了路随。

想起来又是让人生气的事情。

那天雾茫茫查到自己的考研分数，兴冲冲地跑到路随面前求表扬，结果路随只是淡定地看了她一眼。似乎考上研究生这件事，是天经地义一般，

并不值得骄傲。

“那就等你面试完再说。”路随俯身亲了亲雾茫茫的额头，“早点儿睡吧。”

路随走后，雾茫茫狠狠地向空中踢了踢腿，差点儿把大腿肌肉给拉伤。

情人节这天早上毫无特别，路随依然一边吃早饭一边看报纸，雾茫茫则坐在他旁边刷微博新闻。

本城最高级酒店的百万情人节套餐已经被神秘人士订下，酒店方一直没有公布订餐人的身份。

雾茫茫偷偷看了路随一眼，不知道自己今年有没有这种浪漫的福气呢？

用过早餐，路随起身在雾茫茫的额头上亲了亲：“今天情人节，晚上一起吃饭怎么样？”

晚上？可雾茫茫记得那个情人节套餐内容是下午酒店方就会派直升机过来带他们一起游览城市上空的风光啊。

雾茫茫虽然有点儿失望，但至少也知道路随肯定做不出这种事情来。

只不过下午雾茫茫就觉得自己挨了一耳光。

据闺密群爆料，订下百万情人节套餐的人居然是沈庭！

“沈庭”这两个字在雾茫茫脑子里盘旋了三圈，居然会是这种最没有浪漫细胞的人订下了情人节套餐。

沈庭有新女友的事情雾茫茫是知道的，好像并非出身名门，还是个女大学生。

听八卦消息说，貌似这位女大学生的母亲重病，在餐厅当服务员时碰到了沈庭，然后就……

雾茫茫的第一反应是，真狗血，以为写小说呢？

这一刹那，雾茫茫心里忍不住想：当初自己要是和沈庭成了，不知道今年是不是就可以吃上百万情人节套餐了呢。

唉，往事不可追啊。

二月十四这天，雾茫茫明明不是单身狗，却感觉自己在被当成单身狗虐。

微博和闺密群里全是花式秀恩爱的，还有好多人特地发来信息问雾茫茫

茫这个节日怎么过。

因为大家都觉得路先生这么有钱，雾茫茫这节日肯定是过得最花哨的。雾茫茫真想给每个人都回一句——分手了。

但仅仅因为路随没有给她过一个像样的情人节就分手，雾茫茫自己都会觉得自己脑子进水了。

所以情人节这天，雾茫茫照常上了法语课，老师还专门教了她法语的“我爱你”怎么说。

雾茫茫很不客气地对老师翻了个白眼。

下午路随回家比平时略早了一点儿，雾茫茫正在偏厅插花，她一边剪花枝一边想，自己这是六十岁老太太过的日子吧？

其实雾茫茫也不是没幻想过自己老年的景象，她想得特别美好。

退休之后就整天打网游，一定要保护好嗓子，这样老了也可以装年轻美女在游戏里骗小鲜肉，多么美好的世界啊。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连用电脑的时间都要被路随限制。

插好花后，雾茫茫退后一步正准备欣赏一下，结果就退到了路随的怀里。

“很漂亮，和你一样。”路随道。

雾茫茫皱着眉头眯了眯眼睛，有猫腻。

“走吧，去吃饭。”路随搂住雾茫茫的腰。

雾茫茫扭了扭腰，不太喜欢今天突然多出的这么多的肢体接触。

“去哪儿吃饭？”雾茫茫问。

“我给你做。”路随道。

雾茫茫心里“咯噔”一下，感觉自己又要被关禁闭了。

果不其然，一出门就听见直升机的轰鸣声。

被雾茫茫私下称为“LS”的小岛，在夜色里用温暖的橙色灯光显出了它的新名字——LW。

一看就是路随和雾茫茫姓氏的首写字母的组合。

雾茫茫那娇情的小心眼儿总算开心了一点儿，嘴角上翘地询问路随：

“我能不能拍张照？”

“嗯。”

雾茫茫果断掏出手机按下快门上传朋友圈，微博就算成了。

懂的人自然能知道“LS”变“LW”的含义。

雾茫茫收好手机对路随道：“其实这个小岛还可以改个名字，叫SM也挺好听的。”

路随的随和雾茫茫的茫的组合。

路随亲了亲雾茫茫的脸颊：“要名副其实才好改名字。”

直升机降落，别墅和雾茫茫上次来时相比有了较大的变化，毕竟字母的变化导致格局也变了。

工程肯定不可能短时间完工，雾茫茫估摸着自己在意大利那会儿，路随就已经动工了。

这位可真是够自信的啊。

“你休息一下，要不要先去洗个澡？我去做饭。”路随脱了外套挽起袖口。

雾茫茫摇了摇头，双手枕在下巴底下，趴在料理台上看路随做饭。

她喜欢做饭的男人，会有一种家的感觉。

路随做饭的姿势闲适从容，更像是一个画家在作画，或是一个钢琴家在弹琴。

切菜的刀法则像江湖上传闻的武林高手，刀出如雪。

这个形容可能夸张了一点儿，情人眼里出高手嘛。

今晚路随做的是日式料理，腥膻不大，佐以雾茫茫喝不惯的清酒，也还算是美味。

吃完饭，雾茫茫又继续欣赏路随洗碗的美态，然后“咚咚咚”地跑上楼去洗澡。

或许是清酒助兴，又或许是被路随那双手所勾引，反正雾茫茫觉得自己心跳加速，血液循环太快，站在淋浴喷头下有点儿晕乎乎的。

路随的手指总在她的眼前晃来晃去，他擦盘子的时候，雾茫茫甚至十